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・文獻叢刊

皮錫瑞全集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中華書局

吳仰湘 編

皮錫瑞全集

8

目錄
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一次講義		七	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七次講義		四一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二次講義		二	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八次講義		四七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三次講義		七	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九次講義		五三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四次講義		三	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十次講義		五九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五次講義		元	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十一次講義		六五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六次講義		五	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十二次講義		七一

南學會講義

整理說明

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二月至四月間，皮錫瑞在長沙南學會演說十二次，其講詞相繼刊載於《湘報》，題作《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某次講義》。後有人將《湘報》各重要欄目文章分類匯纂，題名《湘報類纂》，其中有皮錫瑞《南學會講義》一卷，并爲每次講義擬一標題。此次整理，依據《湘報》所刊文字及標題，參以皮錫瑞《師伏堂日記》所錄各次講義底稿，并據文意酌予分段。《湘報類纂》所擬標題，則附入注中，以供參考。

目 録
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一次講義		七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二次講義		二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三次講義		七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四次講義		三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五次講義		元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六次講義		五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七次講義		四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八次講義		七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九次講義		三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十次講義		五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十一次講義		六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十二次講義		七
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一次講義〔一〕

湖南官紳共議開南學會，爲開通民智、培植人材起見。今初次開講，敢以立學會講學宗旨，略舉大概，敬告諸公。

學以孔子爲師，講學是孔子所說。子曰：「學之不講，是吾憂也。」又贊《易》曰：「麗澤，兌。君子以朋友講習。」孔門弟子三千，即在道路中，或樹下杏壇，猶習禮論學。漢、宋儒者，莫不講學。至明末東林、復社諸公，意氣太盛，門戶太分明，小人乘之，遂成黨禍。議者推原禍始，持論太激，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流寇，而亡於東林。本朝有鑒於斯，禁諸生立會立社。紀文達公著論，深以講學爲非，謂只宜著書，不宜講學。從此以後，儒者以講學爲諱。今人忽聞講學，必以爲怪。不知百年以前，講學通行，並非驚世駭俗之事。孫夏峰講學於蘇門，李二曲講學於關中，施愚山在江西請人講學，如鵝湖故事〔三〕。此風國初猶

〔一〕《湘報類纂》擬題爲「論立學會講學宗旨」。

〔二〕「如」，原誤作「於」，據《師伏堂日記》改。

盛；惟近百年以來，風流歇絕。人才日衰，未必不由於此。今人議論，歸咎於紀文達。文達習於當時之制，又主張漢學，力詆宋儒。明人講學，沿宋儒之遺，所以文達益加詆斥。其實，講學不始自宋儒。兩漢、六朝經學大師，無不講學，故有講堂之名，有都講之名。漢儒傳經，弟子著錄數千。西漢石渠、東漢白虎觀，至於天子稱制臨決。下至梁、陳，周宏正、張譏，皆登高坐講經，與宋張橫渠坐皋比講《易》無異。不得謂宋儒講學，治漢學者不必講，遂並講學而詆毀之。

且宋、明講學，亦未可輕詆。宋時國勢貧弱，由開國規模狹隘，非講學所致。程子、朱子立朝不久即遭貶斥，楊龜山、真西山皆不及大用，豈得以宋之積弱歸獄諸公？明季奄宦弄權，高、顧二公講學東林，以清議維持大局。復社之起，皆一時才俊，後多亡身殉國之人。宋韓侂胄、明溫體仁嚴禁講學，妨賢病國，以速兩朝之亡。今不責奸臣之禁講學傾陷正人，反責諸公不應講學力持清議，刻繩君子，寬縱小人，賢奸倒置〔一〕，豈得爲平允之論？且一時一世，前後情形不同。紀文達當乾隆極盛之時，天下太平，四夷賓服，當時儒者無所用心，惟有考訂校刊，搜訪金石，藉以著書遣日，即不講學，亦無不可。今中國微弱，四

〔一〕「倒」，原誤作「例」，據《師伏堂日記》改。

夷交侵，時事岌岌可危，迥非乾、嘉以前之比。當今皇上、政府群公，深知變通，以開民智，求人材爲急務，各省開立學會，並不禁止。前有上諭，京師開大學堂，各省並開學堂。今又有上諭，開經濟特科，學堂保送人材，作爲經濟科貢士。從此四海之內，學校如林，講學一事，更不容緩。

《學記》曰：「獨學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凡事莫善於群，莫不善於獨。群力大，獨力小。群勢聚，獨勢孤。窮鄉僻壤，豈無好學深思？而寒素之士，無從得書，僻處一隅，又無師友，往往因孤生懶，半塗而廢。即終日咿唔不輟，苦於知識未開，坐井觀天，少見多怪。此等人非必有心深閉固拒，實因平日於應用之書未嘗多讀，學問門徑未能盡通，習於所見，而蔽於所不見，於古今事變、中外形勢，茫然不解，雖硜硜自守，不過獨善其身。若欲開拓心胸，目營四海，斷非枯坐一室所能通曉。學非空談而已，必求得之於心，施之於世，切實可行得去，纔算得有體有用。

人謂儒者迂疏寡效，此特叔孫通所云鄙儒不知時變者耳，若是通儒，斷不至迂疏寡效。諸葛武侯隆中一對，已定三分之計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，便以天下爲己任。粵匪之亂，中興將相，多出於湖南。曾文正公與唐愬慎公講學於京師，一出而戡大難。羅忠節公與弟子講學於鄉里，一出而爲名將。左文襄公講輿地之學，能平東南餘孽，闢西北地萬

里。凡此皆由平日講求，確有把握，並非臨時取辦，僥倖成功。鄉先生流澤未遠，學者當聞風興起。今開立南學會，願與諸公講明大義，共求切磋之益。學非一端所能盡，亦非一說所能該。先在讀書窮理，務其大者、遠者，將聖賢義蘊瞭然於胸中，古今事變、中外形勢，亦須講明切究，方爲有體有用之學。惟望將來人材輩出，風氣大開，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、左文襄、羅忠節之偉人，纔不辜負創立南學會之盛舉。

（原載《湘報》第二號，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出版）

皮鹿門學長南學會第二次講義〔一〕

學何以要講？這個道理，容易明白。一人之耳目不能徧及〔二〕，必須合衆人之耳目，方能穀見聞廣。一人之心思不能盡通，必須合衆人之心思，方能穀解悟捷。道理必大家考究，方可漸入精微。疑義必彼此參詳，方可渙然冰釋。常有苦思力索，不得其解，及經通人指點，不覺恍然大悟。又有一知半解，自謂已得，及經衆人推闡，愈推愈深，乃知義理無窮，自己所得尚淺。此皆常有之事。凡讀書人，莫不經過此等境界。近來久不講學，一見人講，無不譁笑。試思我輩從小入學，就要先生講書；稍長作文，就有朋友講解。今之講學，意亦猶是，不過人數較多，局面較大。正要人數多，局面大，學識方能開廓。或以爲講學無益，且恐生出事故。自孔子、孟子即聚徒講學，豈有講學致亂之事？人謂宋、明諸儒講學，無救於宋、明之亡。試問當時諸儒即不講學，宋、明豈有不亡之理？掃除此等迂

〔一〕《湘報類纂》擬題爲「續論講學」。

〔二〕「徧」，原誤作「偏」，據《師伏堂日記》改。

談謬論，自知講學之益。

講學何以必立會？这个道理，亦容易明白。凡聚五方雜處之人，萬有不齊之類，以共治一事、共習一業，必有會以聯合之，方能齊心協力，不起爭端，所習之業，方有長進。今日士、農、工、商，惟工、商猶有會。凡做生意、做手藝之人，各有會館，議行規定時價。惜乎不能推廣，未嘗講求工學、商學，不能精益求精。農無有會，近有倡立農學會者，若能通行，大有益於生計。士亦無有會，有聯會作文者，不過數人，所講不過制藝文字，故士多沉溺於俗學。間有講求古義，又人自爲學，不相會通，挾己之長，傲人之短，且護己之短，忌人之長。文人相輕，自古已然，湖南此風更甚。我湖南人最尚氣，勇於有爲，是其好處，而氣太盛，多不能虛衷受益。後生喜謗前輩，同時互相詆毀。外省人皆推湖南人才極盛，而湖南不能成一學派，皆由無會以聯合之故。今既有會，正當從此亟求開通，合志同方，勿生意見。

學宜通達，不宜狹隘。孔子之道，大而能博；九流之學，無所不包。今之學者，有漢學，有宋學。講漢學者，有西漢今文之學，有東漢古文之學。講宋學者，有程、朱之學，有陸、王之學。近日又以專講中學者爲舊學，兼講西學者爲新學。學者黨同伐異，總以學自己是，人家不是。平心而論，漢學未嘗不講義理，宋學未嘗不講訓詁，同是師法孔子，何必

入室操戈？西學出於中學，本周、秦諸子之遺，莊、列、關尹諸書所載，是其明證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云七國之亂，疇人子弟分散海外。大約此時中國失傳，而外國得之，今仍傳入中國。仲尼問官於郟子，曰：「天子失官，學在四夷。」據聖人之言，西學苟可采用，不必過分畛域。總之，無論何項學術，皆當自求心得，不當是己非人。意有不同，不妨周咨博訪，互相印證，以折衷於一是。即學派宗旨不可強合，盡可各尊所聞，各行所知。不妨有異同，不必爭門戶。無論何項學術，不要務虛名，要切實用。講漢學者，要通微言大義，方有實用；破碎支離，不成片段者無用。講宋學者，要能身體力行，方有實用；空談性命，不求實踐者無用。專講中學者，要能博通經、史，方有實用；墨守高頭講章，專工制藝文字者無用。兼講西學者，要能先通中學，方有實用；只能說幾句洋話，認幾行洋字者無用。

人生在世，不過數十寒暑，其專心致志向學者，不過十年。小時童幼無知，由十餘歲至二十餘歲，只十年光陰耳。過此以往，科名早達者，要出做官；不能早達，寒士要出謀生；即有力之家，亦有應酬理家事，非復能如前日閉戶讀書。趁此年力富強，急宜講求學問門徑，先從大處下手，努力用功。莫讀無益之書，方有日力讀有益之書。莫講無益之學，方有精力講有益之學。

《春秋》之義，美惡不嫌同辭。我輩有學會，哥老會匪也有會。會之名同，而立會之意

思不同，不得以爲彼有會，而我不必有會也。我輩講學，天主耶穌教徒也講學。講之名同，而所講之義理不同，不得以爲彼可講，而我可不必講也。聞有人說學會講學，與天主耶穌所講相似。一人講而衆人環聽，其形狀誠相似，然彼講彼之道理，我講我之道理，即相似亦不妨。且諸公曉得我孔子之教行得遠，彼天主耶穌之教更行得遠。歐洲各國，都尊信天主耶穌教。美洲、澳洲，英人開闢已久，固不待說。非洲雖不盡歸歐人所轄，而歐人開闢之地，亦多從天主耶穌教。亞洲如五印度、南洋諸島、日本、朝鮮、越南、緬甸、暹羅，皆有天主耶穌教徒傳教，駸駸及於中國。今十八省都有天主教，湖南省外府亦有之。其教蔓延五大洲，而我孔子之教，僅通行於中國及日本、朝鮮、越南同文之國，其餘皆不知有孔教。何彼教所行如彼其廣遠，而我孔教所行如此之狹小？豈我孔子大聖人，反不如彼天主耶穌之力量大耶？此無他故，實由彼有人傳教，有教會，故力量大，能行遠；我無人講學，無學會，故力量不大，不能行遠。天主耶穌教人性情堅忍，常有在外被害者，而彼不畏死，其教會力爲保護。有教士被害，即傾國興報復之師，故能徧傳各國。我孔子教既無人傳於外國，即中國亦久不講學，非但外國不知有孔子，即中國亦但知有孔子是聖人，而孔門義理多茫然不解。然則天主耶穌教人能昌明彼教，有以對天主；孔子之徒不能昌明孔教，無以對孔子矣。程子見叢林規矩，歎賞以爲三代威儀。朱子議立小學規，曰：「只